序、世界史

過去，當世界被龍所統領的時代，各族的龍會找一座山，作為領地在那裏起居生活，但在跟人類的某一次交易後，和平的生活開始變異。

人類見識到龍的智慧，意識到龍所教的這些知識能讓自己變得更加強大，控制自己所不能控制的事物，人們將這股力量稱之為「魔法」。

人們使用這些力量，漸漸地開始不畏懼比自己還要龐大、經歷更多歷練的龍，開始肆意的使用與龍交易而來的知識，扭曲祂們的智慧，為了貪圖更多、更大的力量，人們開始破壞他們的生活地、殺害祂們、逼迫祂們交出智慧，讓龍族們陷入絕無僅有的大混亂。

見識到人類的貪婪與自私，龍感到憤怒與悲傷，但人們已經像趕不出倉庫的老鼠，即便消滅了他們，死去的龍們與殘破不勘的土地已經再也回不來了。

剩下的殘族之龍決議了一座祂們最大最險惡的山，共同將它製成監獄一般的巨大迷宮塔，龍把智慧藏在這座山裡，用血在門前畫了結界，用肉體做成護衛放在山裡遊蕩，用靈魂下了詛咒，膽敢走山塔裡的任何一個物品，就準備接受被侵蝕至死的痛苦。

龍貢獻了一切在作為家的山塔裡，回頭與人類做了一場最後的戰役，在土地成為焦炭、人類將滅絕之際，龍消失了。

人類僥倖的活了下來，與焦土煎熬的延續生命。

數千年後，在殘敗的戰爭裏，寥寥無幾的人們團結了起來，快速的繁榮了起來，在幾百代的繁殖下，人們繁盛到組織了國家，只是殘破的焦土還在緩慢的回復生氣，有些地方還冒著戰爭時所殘留下的惡毒煙硝。

但在時間的輾轉下，遠離戰爭的人類已忘卻歷史帶來的悲劇，可是人們從記載古人書上所描述的古老交易，得知了龍的知識與山塔的存在，開始覬覦起傳說中龍的智慧。

人們逐漸分裂，有些人開始無所畏懼的進入塔哩，想要去觸碰所謂龍的智慧；但有些人致力阻止，人類在數前千年的貪婪導致了龍族帶來的巨大傷害，不應該在愚昧下去。

因此，世界大致分成了三大派。

一、反對派：將龍視為一種信仰，並堅信人類是罪惡的，必須將一生奉獻給龍，為數千年前的錯誤贖罪，他們其中一條原則就是，嚴禁觸碰關於龍的智慧所有物，對於那座山塔—他們稱之為龍塔，是一個凡人不能接近的聖地，所有妄想接近龍塔的人都必須死。

二、贊成派：大多數為富商，其次為犯罪者，贊成的理由很簡單，因為龍的智慧就是一個寶物，誰獲得它人生將得到前所未有的巔峰，甚至在歷史剩留下自己的名字，對於追求名譽、金錢的人們，進入龍塔有何不可呢？

三、中立派：並不信仰龍，但也不想進入龍塔，對龍的智慧只覺得那只是書中飄渺的傳說，好好活著做自己的事，基本上就是他們人生最大的宗旨了。

一、亞莉克希亞帝國：若伊與艾布納

亞莉克希亞帝國，是存活在毒煙旁的貧困國家。

毒煙是龍戰爭時所殘留下來的詛咒，是一種肉眼可見的黑煙。倘若長期暴露在毒煙下，會使人逐漸走向死亡，首先是逐漸失去視力，接著是各類器官衰弱，最後會精神錯亂；但是若直接吸入，會立即七竅流血、身體發黑、五秒內痛苦死亡。

若伊與艾布納的父母都因毒煙而死，十歲的若伊就決定成為龍塔的探索者，因為她得知龍塔裡有一個無所披靡的「龍的智慧」，她想要得到它將毒煙清除，讓大家再也不用受毒煙殘害。

艾布納從出生就在孤兒院裡，聰明的他早早摸透大人的扭曲想法，因此一直封閉自己，過著安逸卻壓抑的生活。

但當在他八歲時遇到若伊，看到她如此天真開朗的個性，讓一直生活在陰暗生活的自己有種說不出的奇怪，看不順眼她的樂觀想法與行為，卻又因為她的笨拙、貼心、笑容，感到溫馨、好笑，這種輕鬆愉悅的感覺前所未有。

為了保持這種愉快感，艾布納從他意識到她開始對著外人笑時，決定再也不會讓若伊離開自己，同時也代表自己再也離不開若伊。

二、亞莉克希亞帝國：維德

維德是一個流浪者，他來到了亞莉克希亞帝國暫時定居下來，他住在鎮上的一個空屋裡，這麼做其實是違法的，但一直被毒煙侵蝕的這個國家，治安一直都沒有好過，法律像是一本被嘲笑的過時教科書，沒有人想要去了解或是遵從。

所以維德就一直住在那棟甚麼都沒有的空屋裡，若不是若伊誤闖房子，大概不會有人光臨這間破爛的屋子。

「你肚子餓嗎？」

這是若伊與維德第一次見時說的第一句話，維德沉默不語，只是雙眼恍神的癱坐在地上，看著這個活潑的不速之客。

此時若伊已經十二歲了，但她還像個五歲的小孩，天真浪漫、沒有邪念，像是其他國家的小孩，好似不是這個總是被毒煙侵害的悲慘國家會有的小孩。

若伊一屁股坐在他旁邊，把袋子裡的麵包全部倒在地上。麵包們掉落在地上，四處滾動。

「分一半給你，你一個…我一個…你…」

聽著若伊分麵包的聲音，維德似乎想到甚麼，轉動了眼睛，看向若伊，他緩緩的將手放在她的頭上。

「嗯？怎麼了，大叔？」

若伊困惑地看向維德，只見對方露出了十分疲憊的笑容，有氣無力的說。

「謝謝你。」

「不客氣！」

這就是維德與若伊的初次見面。

三、龍塔探險者

「你去了哪裡？」

一回到孤兒院，艾布納就站在玄關的走廊上，一臉不高興地盯著若伊。

「是艾布納啊！我今天交到一個新朋友喔！」

但是若伊並沒有很在意艾布納陰沉的臉，興奮的分享著今天和維德見面的事。

「我覺得他一定去過龍塔！衣服破破爛爛的而且身上有背包，還有喔…」

若伊眼睛閃閃發亮，艾布納從不高興轉為不耐煩。若伊又提起龍塔了，他不想若伊去那裏，依她這種天真浪漫的腦袋去那裏只是送死而已。艾布納閉上眼睛，沉默了一下，揚起燦爛的微笑。

「你這傢伙冒著被打的危險出門，就是為了去見那個臭死人的流浪漢嗎？笨蛋嗎你？」

若伊愣了，她盯著艾布納突然的微笑。下秒才理解艾布納正在數落維德。

「維德才不是普通的流浪漢！」

「那他是甚麼？」

「他是…」

「龍塔探索者？他才不是。」

「他是！」

「不是。」

若伊拗不過艾布納，氣呼呼地跑掉了，只剩艾布納留在走廊上遠目走遠的若伊。此時的艾布納十歲，思維卻遠遠成熟於若伊，但，這才是在這個國家常見的現象，一個被災害所薰陶出來的扭曲的成熟。

安寧的活在這裡不好嗎？艾布納收回笑臉，心裡一陣沮喪跟空虛，他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，他只想到如果若伊去了龍塔，而自己卻待在孤兒院，他就必須等、等待若伊回來。

而最糟糕的是，他根本就不知道她到底會不會回來，會不會就這麼死在龍塔，而自己搞不好連她的屍骨都等不到，就一直等著...一直相信她將會站著這孤兒院的門口，向自己揮手，說我回來了...

牆外傳來鐘聲打斷了艾布納的幻想，他往窗外看去。

是召集的鐘聲，召集龍塔探險者的鐘聲。

想要成為龍塔探險者是必須通過國家考試的，且從龍塔獲得的東西必須貢獻給國家，龍塔探險者只是個名號而已，是另一種名稱的國家軍隊，而國家所回饋的，就是保證你最基本的民生生活。

鐘聲一共會響四下，在鐘聲的聲響裡艾布納五味雜陳的皺著一張臉。

如果一定要去的話，那我只好跟著走了。艾布納一個人默默的苦思未來，而若伊早就忘了跟艾布納吵架的不快樂，在餐廳裡歡樂地吃起點心了。

四、三年之後

「艾布納、艾布納！我考上了！喔喔喔！」

若伊拿著錄取的黃色信紙大叫，興奮地衝去找艾布納。龍塔探險者報考的最低年齡是十三歲，若伊從十三歲就開始報考了，但總是在法律相關的考題落榜。今年若伊十五歲，她終於考上龍塔探險者的資格，她考到連考試官都記住她了。

「呵...」艾布納打著哈欠，懶洋洋的說：「恭喜你啊。」

「哈哈哈、你這傢伙給我高興一點啊。」

若伊笑嘻嘻地說，順手捏了艾布納的臉。

此時的艾布納剛滿十三歲，跟著若伊報考了龍塔探索者的考試。被捏著臉的艾布納沒辦法動嘴，他只好用腹語平淡的說著酸溜溜的賀詞。

「呵呵呵、恭喜恭喜，可是我今年考就考上了，實在不怎麼覺得這種考試考上了需要高興，很簡...唔！」

「哈哈哈哈你這個該死的天才。」

艾布納沒說完就被若伊揍了一拳。這個畫面裡若伊沒有一點生氣，只有一種止不住的飄飄然，彷彿等等被院長莫名大罵她都能笑盈盈地面對。

這傢伙也只有體能能看...甚麼時候她變得這麼暴力...以前她不是連牛奶罐都打不開嗎？

艾布納沉著臉揉著被揍疼的肚子，他看著若伊，後者還沉浸在她錄取了這件事裡，她傻笑的臉讓艾布納有股衝動，想一巴掌往她的鼻子拍下去。就像貓看到毛線球想去玩一樣，沒有理由。

「啊！我要去跟維德道謝！」

若伊像是突然睡醒似的，一個機靈地說，拔腿就向門外衝出去。

「...蛤？」

看著奔出門外的若伊，艾布納表示不解，為什麼要跟維德道謝？關維德甚麼事？但是他現在想問也找不到人問了，若伊早就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。

「啊...真是。」

找不到解答的艾布納馬上感到煩躁，這個維德...無時無刻出現在若伊的話裡，跟龍塔的次數一樣多，艾布納無論哪一個都厭惡至極，甚至決定下次與維德相見他一定不會給對方好臉色看。

「不對、除了若伊以外，誰都不值得有好臉色看。」

艾布納喃喃自語。因為在這個世界上，沒有人的腦子能夠比若伊笨了。若伊擁有全世界的愚笨。這真是太好了。

想到這艾布納忍不住慶幸的笑了，他深信笨蛋不會懂得背叛，這也是為什麼他選擇待在若伊身邊。全是這個「愚笨」所帶來的巨大安心感。

「啊~世界上有笨蛋真好。」

艾布納邊說邊慵懶地往屋裡深處走去。

「哈啾！」

若伊擤了擤鼻子，沉默了一下。已經跑到維德家門前的她，忽然雙手抱胸，很認真的思考起來。

在窗外遠遠就看到若伊跑來的維德，正一臉奇怪的盯著在門前皺眉深思的若伊。

她在幹嘛？維德拿著正要遞給她飲料，無法理解對方在做甚麼，可是看她這麼認真的模樣，打擾她好像不太好，不過就這麼讓她一直維持這個姿勢，站在門前也很奇怪。瞬間，維德陷入不可思議的兩難之中。

「嗯...這個噴嚏...」此時的若伊開始呢呢喃喃，然後忽然瞪大眼睛說道：「難道我要感冒了嗎！？」

平時不苟言笑的維德聽到這無腦的發言，一瞬間漏了氣，不小心讓丹田把空氣擠出了鼻子。

這可愛的東西在說些甚麼啊，呵呵、真是、呵呵呵。維德全身顫抖、無聲的發笑著。

五、旅途開始

考上證照的隔一天，若伊就忙碌的在孤兒院裡上上下下跑，所有人都好奇的探頭觀看那個淘氣的少女又再做甚麼。

「你在做什麼？」

剛從睡夢中醒來的艾布納聲音沙啞，他還沒清醒就感到一陣不妙，這個腦子有缺陷的人又要幹嘛？

「啊？我在打包行李啊！」

若伊精神飽滿的看著艾布納，手腳俐落的收拾著東西。

「去哪？」

「龍塔。」

…啊！這裡有人找死啊啊！快救救她！艾布納在心裡哀號著，臉上卻露出燦爛的笑容。

「你昨天剛拿到重考了三次才考上的證書，然後你連訓練班都不參加就直接進攻本營，不覺得哪裡不對嗎？」

「放心啦、艾布納！我找了高手，一邊走一邊學就好了啊！」

你說得像是去野營，那裡可是會喪...咳咳、冷靜，好好地跟她說，別忘了她是笨蛋。

「那我走...」

若伊依舊笑盈盈，全館上下的人都還沒搞清楚狀況，這個揮手像是她平常去上學一樣，他們還沒意識到這個道別的重量。而這個揮手向大家說再見的這個人，已經轉身準備要走了。

「你就不能等等嗎！這麼急...」

見狀，艾布納張口大喊，由於他平時並不會這麼做，此時他的臉像在發怒，猙獰的皺在一起。然而平時飄浮不定、樂歡歡的若伊，卻表現的穩她打斷艾布納的話。

「我覺得已經等夠了。」

蛤？

「從父母的死亡到現在，已經五年；而這個國家遭煙害的侵蝕，也已經有數千年。我覺得該走了，艾布納。」

若伊回頭看向艾布納。

「呃...對不起哈哈...我知道你你其實並不想去龍塔，只是因為我所以才去考證照，但是我是很認真的，所以我現在就要ㄗㄡ...」

若伊有點尷尬地笑著，娓娓的獨白讓館內瀰漫起薄薄的哀傷，但此時艾布納卻一點也沒有感動，只是瞬間頭冒青筋。

「閉嘴！給我三分鐘，我跟你一起走啦、混蛋！」

「...喔？」

若伊愣了一下，等她反應過來，艾布納已經背好行李氣喘吁吁地站再她旁邊。

「哈哈哈、原來你也ㄒ...」

「才不是、快走啦！」

「幹嘛口是心非啊、就承認...」

「快走啦！」

六、奧德里奇帝國：阿爾文

奧德里奇帝國是一個富裕的國家，食物或是礦物都十分豐沛，但卻因為宗教與皇家政權關係，讓國家一刻都不得安寧。

阿爾文是這國家的準教皇，再過三個月，將是他成為教皇的日子，那時剛好是他滿二十歲的日子，但他，並不想要成為教皇。他討厭這個被安排好的人生。

今晚，阿爾文確定是他登基為教皇，不是他的哥哥，也不是父親自豪的助手，而是這個從來都無心參與宗教活動的自己，他憤怒的失去理智，直奔到自己父親的房間大吼。

「父親，你瘋了嗎！我不想當教皇！你是瞎了眼沒看到我的所作所為嗎？我不想當！」

「你再說甚麼！快閉上你的嘴吧！」

禿了一顆頭、滿臉白鬍的五十歲男子，聽到這番爆炸般的發言，瞬間氣紅了臉，顫抖的指著自己的兒子。

見狀，阿爾文如父親的願，閉上了嘴吧，同樣怒火中燒的他，同樣擺著宛如惡鬼的臉。他憤怒地轉身，腳步踢踏、快速的掠過了長廊。

隔日，阿爾文就消失在整座教堂裡，他的父親被他氣到心臟病發作，差點死了集合開會的大堂裡。

七、紈褲子弟

逃出教堂的阿爾文還在氣憤中，他沉著臉漫步在街上。

「小哥，賞個臉，買顆蘋果吃吧，很甜的喔！」

街上熱熱鬧鬧，一個拿著水果籃的男孩叫住了阿爾文，他露出一張缺了牙的笑臉，阿爾文轉頭看他只是愣在那裏。他第一次聽到民間的話語，在他的耳裡，他只聽懂蘋果兩字。

男孩露出笑容，眼睛眨著，拿起一顆蘋果遞給他，阿爾文突然恍然大悟，這個小鬼是在賣蘋果啊！但是老實說這顆蘋果看起來顏色黯淡、果皮乾澀。

…這種東西真的賣得出去嗎？

他打算直接忽視這個突然殺出來推銷蘋果的小鬼，此時，一個聒噪的聲音吸引了他，一眼看過去，只見是個攤子，上頭擺滿雜物。

阿爾文皺起眉頭。

他拿著地磚做什麼？阿爾文看著攤子裡的男人，口沫橫飛的在向一個女人推銷一片被打磨的很光亮的小石板。女人拿著它，看著石板倒影的模糊身影，一臉歡喜，掏了錢買下它。

她買一塊地磚做什麼？一塊地磚又能幹嘛？他壓根沒想到，他腦中的地磚其實就是民間眼中的鏡子。此時那女人從攤位上拿起一個很小很小的耙子。

那是什麼？園丁用來翻盆栽土的工具？這時女人拿著小耙子就往頭髮上梳，阿爾文頓時晴天霹靂。

那不是翻土用的嗎！？那、那不是...咦…

腦子有點混亂的阿爾文，愣在原地，但上天沒有給他太多的時間消化民間與上層社會的隔閡，一群身著黑斗篷的高大男人們出現。

他們一聲不吭的就是搗亂眼前的事物，搞得街上雞飛狗跳，所有人卻沒有發出任何一聲抗議，只顧著逃竄，有人甚至丟下自己的攤子就跑了。

糟糕、是暗使！阿爾文立刻轉身背對他們，以免被認出來。那斗篷是用防火布織成的，一看就知道那是父親派來抓自己的，世上買得起這麼多防火布的人，除了他父親就只剩國王了。

「找到了、在那裡。」

不知道是誰的低語，雖然不大聲，但是被阿爾文聽到了。阿爾文撒腿狂跑，路上他還買走了一條馬。

「對不起、這個你拿去吧！」

阿爾文不等對方回覆，拿起馬栓就準備上馬鞍了。

「等等、小哥啊，你你、要把馬買走是不是？可這、這這太多...」

老伯這一生沒見過，一來就丟一條金鍊子的人，霎時，他整個腦子跟嘴巴都不會運轉了。

「臭老頭子、你別擋路！快滾開！」

而在阿爾文眼裡，他給那位擋在他面前的老伯的鍍金手鍊，只是個毫無意義的政治禮物。他從沒想過，那條鍊子就夠那老伯不愁吃穿，活過一年。

也許是出自於良心，老伯對於突如其來的財運感到不知所措，他覺得一定還要給這個路過的暴躁小哥其他東西，不然他今天一定會睡不著！

「我說你快滾開啊！」

黑斗篷的男人已經追上阿爾文，伸手就可以抓到他的馬尾巴。

「喔喔喔！」

老伯一轉頭就看到那群氣勢洶洶的黑斗篷，嚇得原本要給阿爾文的東西就往馬身上丟去。

馬受到驚嚇，立刻踢腿鳴叫狂奔起來。而老伯要給阿爾文的東西剛好卡在馬鞍與馬脖子的縫隙。

就這樣阿爾文一路狂奔，直到出了國界為止。

終於擺脫那個煩人的父親了...阿爾文疲憊的嘆氣，此時才發現老伯丟向自己的東西。

他掀開國在外頭的破爛布條，裡面是一把古老的長劍。

「噢…在民間還是有正常的東西嘛。」

他將長劍出鞘，亮眼的光澤閃耀在刀鋒。阿爾文安靜了下來。

往後，將是全新的生活了呢。

八、維德：惡夢

「大叔，我長大之後，一定要去龍塔裡面！」

若伊抓著維德身上破爛的衣服，聲音高亢地說。維德皺緊了眉頭，整張臉就是在表達著不行兩字，但若伊斯乎沒察覺到異樣，轉身拿起一本厚重的書，她興奮的說。

「這本書裡面說了！我們那個很高很大的山裡面有龍的智慧，一個超厲害的東西！如果、如果得到龍的…」

維德把手負載若伊的頭上，靜靜的看著她。他緩緩地說。

「你不應該知道這些東西。」

「不應該...？」

不應該知道...維德忽然停住，我剛剛是想說什麼？他突然一身冷汗，他差點就把一個致命的秘密說了出來，這個秘密誰都不能說。誰都不能。

「大叔，我不應該知道什麼？你對我隱瞞了什麼？」

忽然若伊的聲音變得遙遠，把失神的維德拉了回來，但他抬頭一看，現場卻像世界末日一般，土石崩落、大火亂竄。

這是那裡？洞窟？不對...這裡好眼熟，這裡我來過。

「大叔你為什麼要騙我？」

若伊的聲音再次拉回維德，他尋著聲音轉身看去，只見若伊失魂落魄的站在他面前。

「我沒有騙你，若...」

若伊盯著維德的雙眼。她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開始滲出血液，四肢莫名的出現巨大的爪痕。很快的，她整個人充斥著紅色的液體。

維德被這個迅速的變化嚇到，頓時呀然。若伊伸出手，光亮黏膩的血液順著動作滴答落下。

「那為什麼不說？告訴我。告訴我...」

若伊彷彿是一具木偶，沒有生氣，眼神冰冷語氣平淡的看著維德。維德忽然感到一陣恐懼，眼前的若伊好像死了，像一具屍體，現在只是被一股無法解釋的力量控制著。

此時的維德十分害怕，他害怕別人的死亡，一如他逝去的妻子。他不想再看見熟悉的人在自己面前死去，那種突如其來的孤獨感與悲傷，足以讓他崩潰至失去意識。

就在那隻血手要碰到維德的臉時，一個巨大的物體從若伊的後頭猛然冒出。

維德瞪大眼睛，然後又放鬆了下來。

啊…是夢。維德看清楚那個突然冒出的物體後，就明白了一切。

那是龍塔的守衛，而這個夢是龍塔的詛咒。

維德閉上眼睛，夢中死亡的若伊深深的被烙印在腦裡，維德不由自主的皺起眉頭。

一旦受了詛咒，一生都會活在恐懼下。死亡接近的恐懼、夢魘折磨的恐懼。

我知道。從我踏進龍塔的結界，我就已經知道。維德蜷縮起身子，他明白自己已經醒了，已經不在夢裡，所以為了努力的讓自己不哭出來，他皺著一張臉。

可是我得進去啊…我好不容易...唔...

九、阿爾文的出現

艾布納雖然心底有數，但真的見到若伊口中的高手時，心情還是遭到不行。

就說嘛，若伊怎麼可能會有錢去顧高手呢？一定是維德啊。

見完真章後，若伊就興高采烈的往出國的大門走去，維德跟艾布納頓時愣在原地。

維德問了若伊，你要用走的去龍塔啊？若伊大力的點頭，給了一個滿滿的肯定。

「你...傻啦？」

艾布納不可置信的看著她。

「我們又沒有錢買馬，當然用自己的腿囉！」

若伊說得裡所當然的，艾布納只能臉部抽筋，他說。

「這裡離龍塔可是隔了兩三個國家喔！用走的、幾年才到啊！」

「哈哈哈你太誇張了啦，一個月跨過一個國家，大概三個月就到了啦！」

「不可能！五千多公里的路欸！」

「哈哈哈、一天走五十公里就會到了啦！」

不行，無法溝通。艾布納開始後悔當時他沒拉住若伊，現在他覺得自己可能出發沒幾天，就要肌肉酸痛而死。這什麼死亡的方式？比中龍塔的詛咒還悲慘啊！

此時，突然有聲馬鳴。維德不知何時牽了一輛馬車，正緩緩的走向他們。

若伊大聲歡呼，衝向了維德，而艾布納鬆了一口氣。

因為這件事，艾布納對維德的厭惡下降了一點，只是看到他像摸小狗一樣的碰若伊的頭，艾布納馬上又厭惡起來。艾布納露出微笑。

「父女倆快走吧，好不容易牽了輛馬車，錯過了出關的時機，不就壞了好事嗎？」

「嗯…也是，維德我們走吧！」

不知道是沒有意識到，還是認同艾布納所講得，若伊跟維德對「父女」二字，都沒做出什麼反應，快速的上了馬車。維德很自動的就坐到馬上，準備當馬夫。見狀，艾布納瞬間沈下臉。

可惡的死父女倆。

「哈哈哈好快，喔喔喔！」

不知道是馬的問題還是駕駛者的問題，從出關開始，馬車就開始失速的向前奔馳。

「等、等等，這個速度...咕唔。」

艾布納在國內時還覺得速度很正常，這個...爆走的速度...只要碰到小石子，車身就會突然騰飛起來，我...唔。

「艾布納你不要悶在裡面嘛，外面風景很漂亮，出來看ㄎㄢ...」

原本興奮當頭的若伊，熱情的要求艾布納像自己一樣探出頭去看外面的綠茵，艾布納就衝過來撞開自己。若伊被撞得腰疼，正想罵對方幹嘛的時候，艾布納就吐了。

若伊完全傻住，愣了幾秒，沒頭沒腦的說。

「風景破壞王欸...」

「你才煞風ㄐㄧㄥ…咕( 以下嘔吐聲 )...」

見到友人吐到連話都講不好，她沉默了片刻，決定拋棄這美好的追風快感，走去車頭叫維德放慢速度。

但當若伊拉開布簾，只看到駕駛座上兩眼無神、彷彿放棄了什麼一般的維德，正盯著前方一動也不動的拿著韁繩。重點是他根本就沒有在控制馬匹。

而眼前的這匹馬異常興奮，瘋狂踢躂馬蹄，偶爾還發出嘶鳴聲。

「哈哈哈，馬好興奮啊。」

「我想，牠大概吃了大麻。」

噢…可憐的艾布納。若伊憐憫的為艾布納祈禱。

「唯一慶幸的，就是牠往對的方向跑了。」維德面無表情的說，最後補道：「牠...應該到傍晚才會停下。」

聽到此話，若伊刷白了臉，這不是要讓艾布納吐到脫水嗎？她跨出隔板，從駕駛座外往外看。

「艾......呃...」

本來若伊是要說些什麼的，但看到路上有一條...筆直的嘔吐物在陽光下閃耀，若伊瞬間忘了她想講得事。

「好噁啊。」

若伊的話，讓艾布納爆走。他忍住嘔吐感走向了車頭，將剛剛他不小心碰到胃液的手，用力的拍在她背上。此時，馬車剛好一個飛躍。

若伊驚聲尖叫，艾布納撇向旁邊繼續吐，維德兩眼死目的夾在中間。

啊…真是凶多吉少呢…

終於到了傍晚，馬如期的停了下來，而且再也不肯向前走。也許是馬累了，或者只是單純的耍任性，不過這對若伊一行人都無所謂，畢竟他們沒打算繼續走。

「艾布納...你還好嗎？」

若伊關心著艾布納，遞給他水壺。

此時，維德正拿著大包小包，走到空地準備下廚，他默默的想。

這匹馬有毒癮...如果不餵牠大麻，往後一定會很難相處。

維德邊想邊動，熟練的架鍋子、生火、煮水。在等水滾的時候，維德已經在處理食材，接下來就等食物下鍋了。

可是哪裡有大麻可以給這匹馬吃？這片草原...看起來沒有有毒的植物啊。正在煩惱馬的問題時，水開始冒泡，維德立刻丟下剛剛切碎的紅白蘿蔔和生菜，還有半個手掌大的芋頭，這是為艾布納準備的。他吐那麼多，吃點有能量的東西比較好，維德自顧自的想。

嗯…如果有鹽就好了。維德看著這鍋湯，手拿著湯匙緩慢的攪拌。

「維德、給你一個好東西。」

此時，若伊湊了過來。她給了對方幾片長相繁複的葉子。

「怎麼樣，我剛剛找到的喔！」

若伊笑嘻嘻的，一臉得意。

一直蹦著臉的維德，悄悄的拉開嘴角。是香菜，還在空屋的時候，若伊為了道謝維德陪她訓練，硬是請他吃飯時加的香料。

咕嚕。

突然，在一個應該誰都不再的地方，傳來不知名的聲音。若伊跟維德瞬間繃緊神經，往音源的方向看去。

「咳咳...你們好。」

一個穿著...看起來就是比若伊所有人還昂貴的男子牽著一匹馬，一臉尷尬的用生硬的話向他們打招呼。

「很抱歉、我知道這很唐突，不過你們的食物可以分我...」

話還沒說完，剛剛驚動若伊與維德的聲音再次響起，那男子瞬間摀住自己的臉。

「啊～啊，原來是肚子餓啊！」

天真如若伊，她毫不猶豫的說出真相，絲毫沒給對方台階下。一旁維德噗的一聲，撇開臉無聲的笑了起來。

這個丫頭喔…呵呵呵。

十、阿爾文的加入

現場除了已經睡了的艾布納，其餘人都同意給這陌生的男子分食。男子坐了下來，並說出他的名字。他叫做阿爾文。

「謝謝你們。」

阿爾文盡全力的拿出他外交時，所露出的和藹笑容，一旁的若伊只覺得這人的臉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。她碰了阿爾文的臉，這舉動差點嚇停了阿爾文的心臟。

「你表情也太僵硬了，肌肉壞死？」

這女人在幹嘛！在幹嘛！在幹嘛！

因為語言不熟，又加上著上層社會從未有的舉動，阿爾文瞬間忘記他可以講話。

「我來幫你復甦！」

說完就開始捏起他的臉，此時的阿爾文有些氣了，正準備拍掉對方的手，維德突然向他遞出了湯。

「吃吧。」

「耶、吃飯囉！」

若伊歡呼，拿起兩碗湯離開了阿爾文，她大呼小叫：「艾布納、艾布納，吃飯囉～」

呼...瘋女人。阿爾文著實的鬆了一口氣，端起湯準備進食。好久沒吃這麼多東西了，一路上就只有水果可以充飢。即便沒有肉食他也心滿意足了。

話說，這湯真好喝，雖然看起來只是一個雜燴...難道是太餓？阿爾文很快就喝完一碗，還沒想好是否要第二碗時，維德就向他伸出手。

「...怎麼了？」

「飽了？」

聽到維德的話，阿爾文瞬間紅了耳根，但他還是默默的將碗放到對方手上。他當然想吃飽一點。

「你是信奉龍的人嗎？」

維德在舀湯的同時，靜靜的說了這句話。阿爾文原本還在羞恥的心，瞬間亮起了警號標誌。

「...不是，並不是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維德邊說邊遞湯，一個稀鬆平常的平靜臉蛋卻讓阿爾文不甚舒服。阿爾文厭恨面無表情，因為這樣的人，跟本就看不出在想什麼。很可怕。

「那要不要加入我們？」

聽到這，剛剛立起警戒的阿爾文瞬間愣住，看出對方困惑的維德，簡潔有力的給了一個解說。

「我們缺錢。」

噢…這真是無禮的理由啊。阿爾文瞬間對維德的信任降至冰點，世界上還真有這麼厚顏無恥的人呢。維德無視對方的表情，繼續說。

「還有，我們的馬出了一點問題，需要你的馬來替換...」

維德轉頭看去尋找阿爾文帶來的馬，卻見草原上只有一匹自家那隻吸了毒的瘋馬，阿爾文的馬已經消失了。

「......」

阿爾文露出滄桑的表情。維德轉回頭，好吧，沒得換馬。

「看來你也只能跟我們走了。」維德說。

阿爾文默默的喝著湯，兩人無言直到若伊回來為止。

一直睡到到隔天的艾布納，才發現了團員多了一個。艾布納對阿爾文的出現沒有多說什麼，只是簡單的微笑介紹自己，然後再也沒有任何交集了。

阿爾文的加入並沒有讓團隊有任何變化，因為他什麼都不會做。

生火不會、採集不會、料理也不會，這三項基本就是一個旅行者必備的能力，阿爾文全部都不會。

艾布納對阿爾文新生懷疑，他開始猜測對方的身分。他一定不是旅行者，看他身上的衣服，他家一定很有錢...難道是離家出走？艾布納自顧自的覺得很有可能。

一直忙裡忙外的若伊每當發現阿爾文露出困惑跟困擾的表情，就開始哈哈大笑，她從來沒見過連這些小事都不會的人。

而維德一開始就明白對方出身來自富家豪門，也沒多為難他，默默的幫他完成事情。

就這樣，為了讓阿爾文有事可做，他成了馬夫。但，他們的馬可是個毒癮患者，時不時就發瘋。阿爾文基本上沒機會發揮馬夫的作用，全部都只是馬自己在跑，方向、速度都不是阿爾文能控制的。

第一次發現自己如此無能，無能到開始懷疑自己到底還有沒有用。阿爾文兩眼無神的牽著韁繩，懷疑人生。

「小瘋，跑好快啊！才兩天已經到第一個國家了呢！」

今天換若伊當主廚，她不知道用了方法居然煮了一鍋濃湯，明明沒帶任何能讓湯變得如此濃稠的食材。

「別把馬取名子啊…」艾布納臉色慘白的說著。

經過第一次悽慘的嘔吐經驗，今天艾布納在馬車裡找到了一個能維持平衡的地方，雖然馬車劇烈的搖晃與飛躍還是讓他覺得不適，不過至少他不吐了。

原來小瘋是指那匹馬啊，蠻適合的。阿爾文安靜地坐在旁邊，一臉沮喪地想。

「車夫，今天辛苦你啦！」

若伊依然沒察覺對方的心思，一個燦笑遞給對方晚餐。沒有責怪也沒有嘲諷，這樣的對待阿爾文前所未有，明明他甚麼都沒有做卻依然享受同樣的對待。阿爾文接過那碗湯，默默地看著碗裡的料理。這樣…真的好嗎？

「…你幹嘛盯著湯不喝啊？喝吧喝吧、很好吃的！」

在若伊的熱情催促下，阿爾文喝了那碗湯，心裡默默決定，決定自己不要成為碌碌無用的累贅。

濃密的湯通過味蕾嚥進咽喉。好喝。

「奇怪、維德呢？」

若伊左右觀看，她問。

「他入關採買日常用品了。」

艾布納丟著乾柴，夜幕降臨，氣溫劇驟。

「這樣啊、那湯別喝完，留些給他吧!」

說完就闔上鍋蓋，開始準備就寢的物品。

維德並非用正常的方式進入這個國家，他蒙著面翻過圍牆。他瞄準的目標並不是這個國家最熱鬧的市區，而是略為貧窮的人民區。他想為馬買一些毒。

「外地的小哥，出手真闊。這條鍊子好歹可以買十斤的量…」

毒販因吸食過多毒品牙都掉了，他看著晶瑩的綠色墜子，傻呵呵的笑著。

「……」

維德沉默著，那條墜子是他從阿爾文身上偷來的。維德伸手接過毒販給他的樸素袋子，他打開袋子查閱，輕輕地嗅了嗅裏頭的味道。

「看你出手這麼闊，我挑了比較純的給你，呵呵呵、順便幫你換了一個不起眼的袋子，這樣出關的時候就不會…」

話還沒說完，維德拿著尖銳物刺向對方的頭部。血液四濺，身上不免俗的被弄上了一點。啊…等等去洗一洗吧。維德平靜的想。

「…謝謝。」

維德誠心誠意地說。就樣就可隱瞞若伊他們這是甚麼，畢竟他不怎麼會撒謊。維德彎下腰撿起綠墜子，擦了擦上頭的污漬。

還得還給人家呢。維德收起墜子，去找能洗衣服的地方了。

十一、詛咒

維德弄到黎明才回到若伊那去，看到鍋裡還有一些湯，他淺淺的笑了。他生起火，熱了湯也順道做了早餐。

清晨，眾人都很準時的起床，不過絕大部分是因為早餐的香味。

「維德…你回來了啊…哈啊…」

若伊打著哈欠，維德只是繼續料理早餐。

此時，阿爾文慌慌張張的東翻西翻，艾布納對一大早就騷動不已的他感到煩躁，臭著一張臉不說話。

「我的墜子去哪了…墜子…」

即便是呢喃，但拿走墜子就是維德，他看著對方念念念念有詞的嘴，也明白他在說甚麼。但維德並沒有想要主動還給他的意思，他不疾不徐地繼續煮著食物。到若伊、艾布納整理好寢具，準備吃早餐的時候，阿爾文認定墜子再也找不到了，心情低落的跟著一起用膳。

「阿爾文。」

輪到阿爾文從維德手上拿碗時，維德叫了他一聲，讓因為遺失物品而心不在焉的阿爾文回過神。這時才發現在地向他的碗下的手，正溝著一條綠墜子。

「我的…」

「吃吧。」

看到墜子的出現而欣喜，但幫他找到的人卻是印象極差的維德，此時的阿爾文有些五味雜陳，但他還是接過早餐跟墜子，心理猶豫著該不該向對方道謝。

可是阿爾文壓根兒沒想到摸走墜子的就是維德，他的煩惱根本不需要存在。維德安靜的做事，就像往常一樣收拾行李、餵馬、整理馬車、準備出發，誰都沒覺得哪裡奇怪。

第三天的旅程很快地就展開，馬兒被維德料理的很好，今天依舊照常發瘋。

「哈哈哈、小瘋衝啊！」

伴隨著馬鳴聲，若伊張口大喊，艾布納暈車的難受、阿爾文無法控制馬的無奈已經成為了日常。維德找了一個即便馬車橫衝直撞也不會讓自己受難的地方，蜷縮身體睡了起來。

這樣的生活前前後後共進行了四天，而阿爾文在這段期間遺失了長劍跟皮帶，但最後又都找回來了。

我是被精靈盯上了嗎？為什麼要這樣抓弄我呢？可憐的阿爾文從來沒發現兇手就在身邊，大家也沒發現維德的所作所為，一路上平安地來到龍塔結界的邊緣。

「終於！」

若伊的聲音聽起來在顫抖，第五天他們踏入結界裡，由於裡面有段路馬車無法行走，他們統一決定拋下馬車，繼續向前。從車裡走出來的艾布納，踏到地面的那一剎那差點跌倒，他太久沒站在平穩的地面上了。

「我這一生再也不坐馬車了。」艾布納蒼涼的說。

「哈哈哈艾布納，你看、這裡的樹超高的耶！」

不會察言觀色的若伊，拉住艾布納就是到處亂衝，原本沒想要吐的艾布納，被若依一搞胃液開始躁動起來。

「維德！」

馬車上傳來阿爾文的驚呼，原本興奮到處亂跑的若伊立刻定住。她與艾布納同時望向馬車那，只見阿爾文神色驚慌地探出身子。

「維德他…看起來不太妙！」

若伊放下艾布納的手，衝進了馬車，看到維德想要起身氣卻只能傾斜身體，無力的跪坐在地上。

「維德！」

若伊感到前所未有的慌張，維德一直扮演著穩重能夠依靠的腳色，突如其來的倒下嚇到所有人。急忙來到維德身旁查看維德的身體狀況，但若依看到對方的臉卻瞬間腦袋空白。

維得臉色慘白，黑色的血管從皮膚下逐漸顯現出來，眼睛充滿血絲，十分恐怖。

啊…原來只要再次踏進來就會這樣，現在維德想隱瞞也不行了，他用僅剩的力氣抓住若伊。

「這是詛咒，若伊。」

若伊一個打顫，此時的維德看起來像是童話書裡所形容的惡鬼，她第一次感到恐懼，下意識地想掙脫維德。

「你想得到的東西，在碰觸它之後就會變成這樣。」

黑色的異體從腐蝕血管與皮膚，緩慢的流露出來。維德的狀況愈來愈危險，他緊緊的抓住若伊，他知道現在的他一定十分可怕，但這就是事實、血淋淋的實例，他要若伊下定決心，即便是放棄也沒關係。

「你…還想去嗎，若伊？」

此時維德像是要融化一般，一邊流著噁心的液體，一邊逐漸消失原本的模樣。

十二、龍塔

「…維德…你、先」

「不，你先回ㄉㄚˊ…」

在恐懼下的若伊不知所措，他不想傷害維德，而眼前的人卻愈來愈不像平日與她相伴的人，此時若伊第一次體會如此複雜的感情，得面目全非的模樣讓她想起父母被黑煙侵蝕死亡的畫面。若伊的大腦禁不住負荷，眼淚不受控制的奪出眼眶。

咚的一聲，艾布納把維德敲暈了。

「哇嗚—這歌黑糊糊的東西好噁。」

艾布納毫無同情心的說，若伊跟阿爾文都還沒反應過來，這位少年對一個瀕臨死亡的人做了甚麼。

「好了好了，」艾布納深呼了一口氣，他看著若伊跟阿爾文，說：「別愣住，去找能洗掉這黑糊糊的東西的地方吧。」

艾布納冷靜的下指令，阿爾文霎時有點不甘願，他盯向艾布納的雙眼。你打傷患者就算了，現在憑甚麼當指揮？之前一直都沒有人當領導，一直都是維德跟若伊主動做事，其餘兩人就找事情做，雖然即便不做事也不會被任何人挨罵。

而還在失神的若伊聽到艾布納的聲音，瞬間冷靜許多，她擦掉眼淚。

「那維德就拜託你了。」

說完就往駕駛座走去，看到若伊如此順從艾布納的話，阿爾文一陣反感，但被上層社會規矩洗腦許久的他還是伸手攔下若伊。不該讓女性主動去做粗活的。

「我去吧，那原本就是我的工作。」

說完就牽起韁繩，掉頭找離他們最近的河流。

維德被浸泡在河水裡，艾布納帶上衛生手套，開始處理維德身上那些黑糊的黏液，即便隔著一層東西，依然能清楚的感受到它柔軟、滑順的怪異觸感，黏液十分冰冷很難想像它是從人體裡面流出來的。艾布納雖然一開始說了噁心，但現在即便把它們捧在手心也不發一聲抱怨，表情一點也不嫌惡，甚至看到了維德被腐蝕的可怕臉龐也不驚慌，只是冷靜的思考要如何才能讓維德恢復一些。

「若伊，你還要去嗎？」

機械式地把維德身上的黏液褪掉，艾布納靜靜地問了從剛剛開始就失了魂的若伊。

「……」

第一次她沒有立刻回答別人的問題。若伊沉默的看著維德，像是沒有聽到艾布納說的話。

也許是離開了結界的關係，維德不再流出黑色液體，只是被腐蝕的皮膚與過低的體溫都可能讓他就此沉眠。若伊緊緊地皺起眉，這不是她願意看到的景象，她以為所有人都能安好的進去、安好的出來，至少活著的出來。

但是他們甚麼都還沒做，就有人面臨死亡的危機。這樣不對、這樣不行，若伊的表情變得更加凝重。

「放棄也沒有人會怪你的。」艾布納說。

他低著頭，看著大部分的黏液都弄掉的維德，艾布納抬起他開始擦拭對方的身體，破爛的皮膚怵目驚心，而艾布納寧可看著這讓人心生恐懼的景象，也不願抬頭去看若伊現在的表情。他不想看到她的臉出現悲傷的表情。

但她其實還沒放棄，只是…

忽然，龍塔的方向發生了巨響。若伊瞬間瞪大了眼睛，她立刻站了起來看相了他們剛剛去過的地方。

「龍塔那裡怎麼了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艾布納漠不關心的說。

老實說，他剛剛的對若伊說的話，並不是安慰若伊放棄了沒關係，而是半用著催眠的方式勸說對方放棄吧。

若伊放棄吧、看到維德的慘樣還不收手嗎？我…不想看到你變成這樣啊。

可若伊依然沒有啟動察言觀色的能力，她自顧自的蹲了下來，手覆在地面。在震動…為甚麼？龍塔那裡到底怎麼了？地震？還是在崩塌？若伊抿緊了嘴。

「艾布納，我去馬車上拿乾淨的布。阿爾文已經生好火了，你和他把維德搬到火旁邊吧。」若伊邊走向馬車邊說。

阿爾文生火？真的假的…艾布納聽到著個消息太訝異，不禁轉頭去阿爾文，果然看到對方正坐在火堆旁邊丟著乾柴，只不過他弄得灰頭土臉，看來是下了好大一番功夫。

呵…終於會生火了，渣滓終於成長成廢物了。艾布納大喊。

「喂、謝謝你生火，現在過來幫我搬維德，他需要升溫。」

阿爾文正要丟第二根柴，聽到艾布納對他說的話，心裡跟眼前的火一樣著了起來。這臭小鬼，又再命令…轉頭就要瞪他，卻見到他，正小心翼翼地用自己的衣服包覆維德的手腳處，看到平時冷冰冰的人，對待平時沒怎麼交集的人還這麼這麼細心，他嘆了一口氣，這裡沒有一個可以真心討厭的人啊！想完就起身幫艾布納搬維德。

他們合力把維德抬離河中，正想著要用甚麼辦法才不會傷到維德脆弱的皮膚，他們的馬發出了鳴叫聲。

艾布納厭煩的看過去，不要打斷我思考啊、那隻臭馬…嗯？

一個熟悉的身影正騎著那匹瘋馬，快速的消失。

「若伊！」

此時艾布納聽到腦子裡有甚麼斷掉了，他站了起來，維德一個傾斜，要不是阿爾文及時扶住，維德恐怕就要調回河裡了。

「你在做甚麼！」

阿爾文因為這個突發事件感到煩躁，當下就發怒的罵了艾布納，但艾布納根本久沒放在心上，他的心已經跟著若伊的離開逐漸脆化。

為什麼離開？為什麼說謊？你…不曾說謊的，為什麼？若伊騙了我，她離開我了。艾布納太小看若伊了，他沒想到若伊已經可以為了一件事情而不擇手段。艾布納好後悔，甚麼時候、甚麼時候你學會背叛了？艾布納逐漸瀕臨崩潰。

若伊…回來。

「若伊！回來！!」

他猙獰大吼，張開腳，像是要拉斷自己的大腿筋似的大步向前跑。

從艾布納無視自己的怒吼就察覺對方不太對勁，在對方失控大吼的時候，阿爾文及時扯住艾布納，他們立刻紐打成一團。

「若伊…啊！」艾布納大吼。阿爾文很訝異他居然制止不住這瘦弱的少年，他只好死命的拉住對方的衣服讓他不好行動，情勢很快就轉為艾布納的優勢，他把阿爾文騎在下頭，雙手激動的扯著對方的領子。

「不要阻攔！為什麼要阻攔！」艾布納繼續吼著，或許連他自己都沒意識到，阿爾文投射的憐憫眼神，又或許他根本沒注意到自己哭了。

「若伊…有可能…會死阿…」他吼得聲音都沙啞了，平時說話就不怎麼大聲的艾布納，根本就不知道該怎麼嘶吼，短短幾句就啞了是一件很正常的事。

失控的力量肉體開始跟不上，艾布納開始不自覺的顫抖了起來。

她…死了…我又要一個人了，艾布納腦子裡浮現出許久不見的孤兒院，裡頭是熟悉的陰暗空間，然後大人出現，臉上帶著虛假的微笑。

啊…艾布納全身抗拒著卻又無能為力，此時他終於意識自己在哭，他放開阿爾文。

一切都無能為力啊，艾布納再次感到童年孤獨的絕望感，所以毫無遮覽、無比傷心的哭了。

艾布納離開阿爾文的身上，一個人默默地走向馬車。若伊，不要走。他終於像個小孩，但卻是在這種時候。

如果一起進去的話會有人受難，那我就一個人進去吧。

若伊離開他們時是這麼想的，但是如果說出來一定會被阻止，所以我要默默進行。若依菁定的想。

但若伊沒有想到他的行動會使某人失去精神支柱，或許他從來沒想過自己是這麼偉大的從在，在自己的眼裡他只是個活潑又愛搗蛋的小孩罷了。

「小瘋，接下來我的夥伴就只剩下你了。」

他依在馬的脖子上，拍了拍牠：「我們加油吧！」

十三、最終回：繼承

龍塔果然正如若依所想，正在快速的崩塌。

「為什麼在崩塌？怎麼回事？」

不擅長思考的若伊腦子裡只有困惑，牠的馬兒依然繼續向前跑，也不知道應該先停下觀察狀況。然而原本在正常奔馳的馬兒突然暴躁起來，開始不受控制的踢腿。

糟了！小瘋要發瘋了！

但若伊不知道馬兒平時瘋，那是吸毒所致而不是毒癮發作，現在牠毒癮症發作了，性格暴躁，不受控制。牠想吃毒了。

「小瘋！」

若伊死命的扯住韁繩才讓自己不會摔到馬下，她試圖安慰馬，但對方根本不領情。

忽然，一個可怕的轟嚨從地下悶悶的響起，接著就是大地的撕裂的低鳴。

「哇！啊啊啊！」

土地開始出現巨大的裂縫並且開始向下陷，若依想逃都不能，連龍塔外也跟著憶起崩塌了！？還來不及驚訝得若伊，連人跟馬掉入了隙縫…

「痛啊…」

不幸中的大幸就是若依沒摔暈過去，那隻毒癮發作的馬成了名副其事的肉墊，穩穩地護了若伊。

「…辛苦了，小瘋。好好休息吧！」

若伊摸了摸馬，起身環顧四周。

「這裡是…」

「你也是來奪取智慧的嗎？」

一個空洞的聲音響起，若伊一個機靈就找到誰在說話，直接進入了備戰狀態。

「是誰！」

「我最近才習得說話的能力，你真該慶幸，我們現在能溝通，而不是逢面就開戰。」

說話的身影逐漸顯現出來，那是一支龐大的生物。

「你…你…」

「我是龍塔守護者，人類，回答我。你是來奪取智慧的嗎？」

守護者沒有聲調的語氣，像一波一波的海浪，即便生疏卻飽含力量。若伊不斷的深呼吸，她想要一口氣說完她想說的。

「我已經做好心理準備了，即便之後的生活會痛苦不已，我也想要龍的智慧。我的國家需要它，有了它國家就再也不用受毒煙侵蝕了！」

「毒煙…？」

「是的，毒煙。」

守護者沉默了。它的高大使若伊即便再怎麼頭抬，都無法看清它的臉長怎樣。

「跟我來。」守護者說。

說完就頂著若伊往龍塔的深處走了。

「如你所見，龍塔正在逐漸崩壞，它的大限已到，而這只是其中一部份的原因。」守護者邊走邊說著。

「我之所以獲得說話的能力，也是因為接下來的原因，龍的孩子醒了。」

若伊靜靜地跟著守護者，沒有發動攻擊也沒有猜忌對方，就像第一次見到維德一樣，只是想單純的陪伴對方。

「當年的戰爭受傷都是年輕的幼龍，牠們重傷導致飛不走，沒辦法跟著其他龍遷移。」

原來不是龍消失了，而是飛去其他地方啦！若伊毫無緊張的這麼想，彷彿她已經跟守護者成為朋友似的，繼續安心地聽對方講故事。

「所以就建了一座山塔，就是現在—人類所稱的龍塔。」

「那龍的智慧呢？」

如果龍塔裡關的是龍的孩子，那智慧呢？不存在？

「愚蠢。」守護者連罵人都沒都沒有語調，它說：「智慧就是指龍，智慧不是一個東西，要得到智慧就要讓龍教導你。人類都這麼愚蠢嗎？」

「痾…呵呵呵，不是，是我比較笨啦！」

若依乾笑著，守護者卻覺得這個人有點奇怪。

「你不生氣？一般人類被辱罵都不是會激起憤怒？」

「你說的是事實，我不會生氣啦！」

「奇怪的人類。」

守護者終於把若伊帶到終點，裏頭有一群真正的龍正振翅準備衝破這個土牢。

若伊看傻了。

「能不能獲取智慧救看你自己了。」守護者說。說完就離開了若伊。

「……我明白了！」

又是一陣吃驚，守護者回頭看了一眼人類。沒有乞求也沒有害怕…守護者心中有一股異樣感，但是感覺卻非常良好。這就是所謂的「好人」嗎？受護者默默地想，緩緩地回到自己的崗位上。

在龍塔不遠處的艾布納他們，被附近國家巡邏的人所救，現在人正在那個國家休養著。

艾布納依舊失落，精神打擊讓他委靡不振，一直躺在床上，不想動也不想說話，宛如廢人一般，也許在他心裡，他已經成為一具死屍了吧。

而阿爾文終於發揮了自己最大的作用，身上那雄厚財力，讓維德跟艾布納受到十分完善的治療的休息處，而阿爾文也定時的來探望他們。但一個昏迷還沒醒，另一個得了心病，看到他們倆，一瞬間又覺得自己是那個總是被若伊嘲笑的無能人物，他甚麼事都做不了。

就在阿爾文跟艾布納同處一室，並且共同分享著憂鬱氣息時，病房門被大力打開了。

「我回來了！喔喔喔、龍真的超酷的啦！」

說完全場靜默。

「呃…呵呵呵，對不起啦…拋下你們…」

那個正在乾笑，臉上一如往常的歡樂，啊…

「若…」

「若伊！」

原本先說出口的阿爾文，立刻被激動的艾布納搶走，他甩開覆在身上的被子，直接狠狠的衝上去抱住對方，若伊哪承受得住這個飛奔的擁抱，當然被撞倒在地上。

唔…哇，這比從地上掉到地下的時候還痛，若伊吃痛的皺眉，但隨即又哈哈大笑。

「哇啊、看到艾布納的稀有表情，哈哈哈我會記得一輩子的！」

「給我忘記啦！混蛋！」

之後的十年，若伊拯救他的國家又是另外一回的故事了，而維德不知何時消失在醫院，誰也找不到他，而阿爾文成為了旅行家，在各國遊走學習各國之事，而艾布納…

他成了他所厭恨的孤兒院的院長，打從心底抹消創傷，偶爾還可以看到對著孩子們，訴說著若伊的各種事蹟呢。

結局可喜可賀、可喜可賀！